

大陸 深度

## 北京無新聞：長峰醫院大火後，媒體與社交平台失聲的8小時

「一個兩千萬人口的城市，居然等到晚上發通報才知道，這簡直就是『奇蹟』。徹底秀了一把管控能力。」



2023年4月19日，北京長峰醫院發生火災後，調查人員在場檢查。攝：Andy Wong/AP/達志影像

端傳媒中國組 發自新加坡 | 2023-04-19

北京長峰醫院大火    新聞審查    新聞自由

「所有媒體都有不成文的規定，北京的負面新聞不要做，所有領導都有政治自覺。」入行超過5年、主要做

社會新聞的記者吳黎說。

4月18日晚近9時，一則北京長峰醫院失火的通報新聞在社交媒體中流傳，同時伴隨著一條附近居民拍攝的火災視頻，除此之外，網絡中幾乎再難找到其他信息。從同一條通報裏獲知消息的記者們一面匆忙趕往現場、轉救的醫院，一面與普通人有著同樣的困惑和震驚：火災是當日下午近1點發生，為何會出現整整8小時的信息真空？在人人都可以做公民記錄者的時代，甚至連社交媒體中都不見一絲水花？

追趕窗口期似乎比困惑更緊迫。很快，財新等機構媒體記者便到達現場，並傳出第一份由記者拍攝的現場影相資料。緊接著，經過一夜的實地探訪和突破，4月19日，中青報、三聯、財經等數家媒體從受害者家屬、醫療機構火災防範、長峰醫院背景等不同角度的報導，便呈井噴式出現。4月19日下午，來自不同媒體的記者還對端傳媒表示暫時沒有太多限制。

然而，距離北京日報的通稿披露24小時後，4月19日深夜，有受訪的記者透露：似乎開始有禁令了。

## 「消失的」目擊者

在端傳媒採訪的10位記者與社交平台從業者中，似乎沒有人能回答為何出現8小時真空這個問題，但大家在各自獲知到的信息裏有著不同的猜測：有人認為是偶發事件，有人懷疑是禁令，也有人推測，社交平台迭代了控制和審查信息的方式，令信息在萌芽端就被扼殺。

和其他報導這場突發的記者一樣，張晴在18日晚也抵達了現場。

帶著疑問，她向幾位附近小區的居民求證是否了解火災情況，都得到「上班去了，不知道」的回覆。張晴說，事發地距離最近的六里橋地鐵站有兩三公里路程，居民區與醫院間隔很大，事發時間又是午後，人們大多在上班或午休。同時由於明火在半小時內便被撲滅，濃煙滾滾的場景並沒有持續太久，可能也未能引起周邊人群的注意。

「另外北京人的政治意識可能也比較強，一到兩會就嚴格的安保、路邊不時出現查身份證的警察等，都會讓大家內化這種審查，拍攝和發布視頻的人也因此可能就沒那麼多。」張晴補充。

不過，同樣到達現場附近的吳黎卻得到不同的信息。吳黎也是在北京日報的通稿中獲知了火災的消息，一位同行發帖表示「震驚且羞愧」，他感同身受。因此雖報題未得到編輯部首肯，吳黎仍然抵達了現場。

18日晚，隨通稿一起流傳的還有一段醫院大樓著火的視頻，人們從病房逃生，蹲在牆體外側的冷氣機上，Twitter上流傳的視頻裏還有無人機一邊盤旋一邊喊話：「保持冷靜，等待救援。」這段視頻在被刪除前的

翻至是時到10時餘分



觀有重達到10萬人次。

在Twitter上還可以找到更多視頻，有剛剛逃生出來的長峰醫院工作人員表示自己逃過一劫，有行車記錄儀拍到趕往現場的救護車，並描述：「120，120，這事兒不小」，有人在外圍拍到被濃煙包裹的長峰醫院大樓，但這些視頻都在北京日報通報發出後才流傳到Twitter中。

事發附近的居民對吳黎說，18日中午樓裏很多人拍視頻，但發到群裏就被刪了。

吳黎提到，幾年前在鮮少人關注的村落，於國慶期間發生一起惡性殺人案，地方政府直接開著信號車屏蔽內容，將村民拍攝的視頻、照片統統清理掉。但這一次，一場發生在首都北京的火災，卻沒有一絲消息，或許意味著控制信息的方式更為先進，「以前至少能看到碎片化的信息。」



2023年4月18日，北京長峰醫院發生火災。圖：VCG via Getty Images

## 不見縫隙的社交平台

有評論作者用「安靜得可怕」形容社交媒體的沈寂，不少人懷疑平台審查系統是否已在悄無聲息中升級迭代。在中國某短視頻平台工作的Andy告訴端傳媒，平台上所有內容發布之前，都會先經過一輪機器審查。

「會預先設置一些敏感的關鍵詞，也有圖像識別，像一些血腥的畫面、火災，機器識別到了會不給過，或推給人工進行審查。」Andy說，他們把這一步稱為「底線審查」，會審查是否「下流低級」「涉軍涉政」。審查非常嚴格和細緻，他舉例，一個短視頻中的某一幀畫面，放大幾十倍後能看到書架上的一本書有敏感名字，也會被審查出來。

Andy解釋，以新聞現場為例，如果人工審查看到有人發了一個火災的視頻，會打標記，看看後台有沒有類似的視頻，若同一個時間段集中出現，就會上報給更高一級的審查人員。這類由用戶發出的新聞現場視頻，平台方會趨於「保守、非常保守」。

「原則就是少碰新聞，」Andy說，一個視頻即便過了審查，隨着流量變大，也會不斷進入新一輪的審查，「越火的視頻審查的標準越嚴格。」

他進一步解釋，平台因為一些新聞事件曾被監管部門判罰過，造成了很大的商業損失，因此並不樂意成為突發新聞的線索發源地，平台內部的審查部門也會和網信部門有溝通。

如果事情已成為一個很大的新聞，平台的審查就變得相對簡單。Andy說，只需要設置關鍵詞和關鍵畫面，讓用戶搜索的時候，只能看見政府、官方媒體賬號發的內容，看不到普通用戶發的現場視頻。「當時火災的視頻我相信肯定會有人拍下來，但就是沒有人會刷到。」Andy補充，在一些重大社會新聞發生時，平台也會把流量更多給一些營銷號發的娛樂信息，用來分散流量和沖淡對社會新聞的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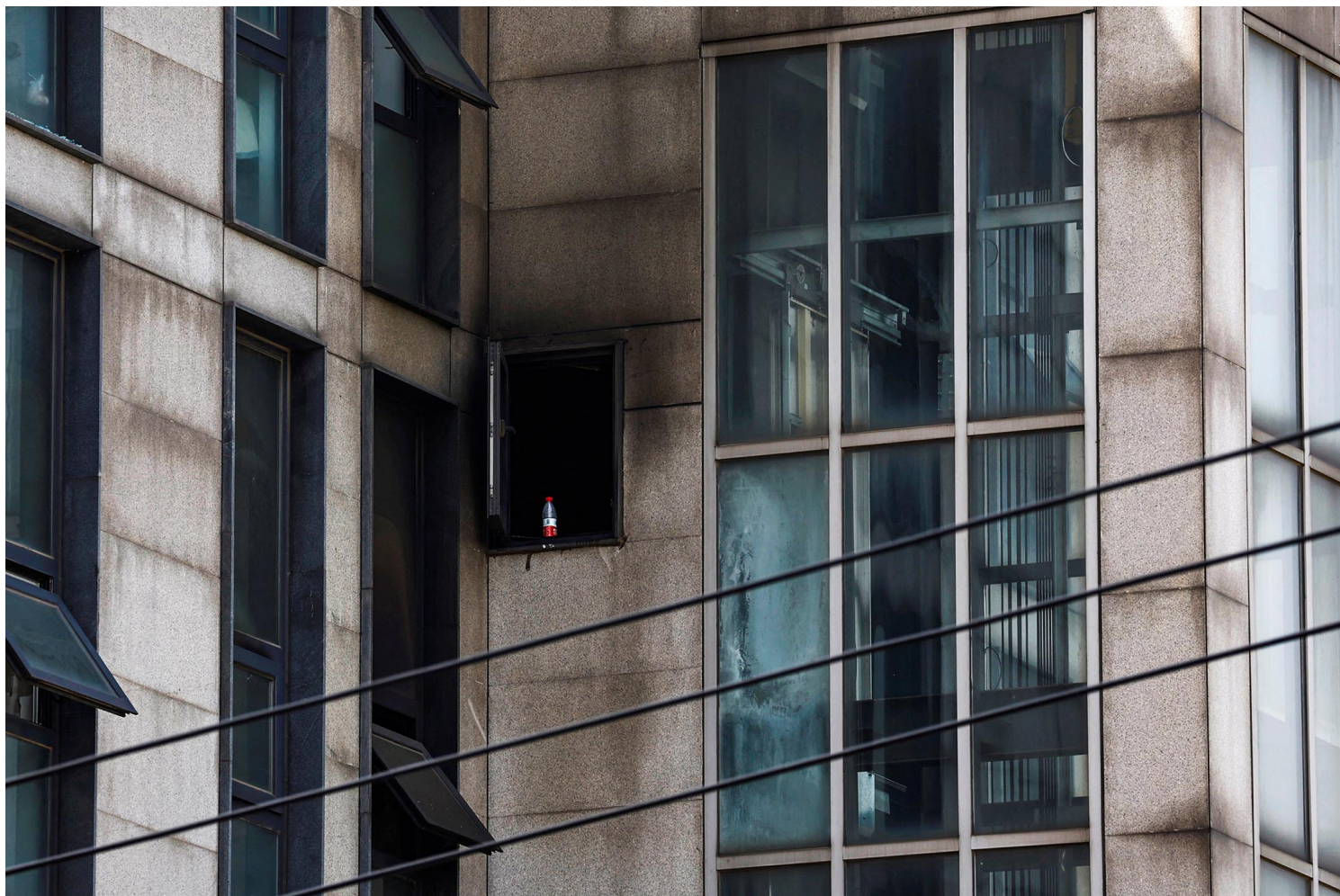
社交媒體對長峰醫院火災的反應，也印證了Andy的講述。

端傳媒以「長峰醫院」為關鍵詞搜索，微博中可找到的最早信息停留在4月18日下午17:54，網民@SKY天空93258發了一條「長峰醫院着火了」，並配有消防車、警車、救護車排滿路面的照片，這條微博迄今只有1人轉發，0人評論。

18時30分左右，社交媒體上終於流出火災視頻，但很快被刪除。一些本地媒體如@北京時間，及北京本地自媒體如@北京大峰峰發布和轉載新聞，但視頻很快被刪除，@北京大峰峰目前也處於被禁言狀態。「北京長峰醫院起火眾人躲空調外機逃生」這條最早的相關話題詞條，目前已無法查看。

4月19日中午12:33，北京舉行火災事故發布會，之後，「北京長峰醫院火災事故已致29人死亡」話題終於出現在微博熱搜榜。微博、抖音、快手等社交媒體上關於此事的信息也多了起來，但充斥著重複的官方信息，更難以覓得事發之初的視頻。





2023年4月19日，中國北京長峰醫院發生火災後的情況。攝：Tingshu Wang/Reuters/達志影像

## 與禁令撕扯的媒體

「以前基本所有突發事件，官方是被動的，是事件洩露出來後，被媒體或自媒體不斷挖掘，被動應對，才做通報。」吳黎回憶，他剛入行時聽老前輩說，大概10年前，報導發出後官方才做事後審查，而這一次，吳黎甚至在看到通報後才報題，都被編輯部領導直接否決。

吳黎回憶，2017年北京大興「11.18」火災事故發生時，「低端人口」已寫入官方文件，禁令更緊接著抵達，但即使如此媒體與自媒體仍能發出很多聲音。「官方審查技術在進步，禁令也來得更早了，於是便累積成一個扭曲而奇特的現象——官方能堵住所有信息源，最後由官方發佈權威通報。」吳黎說。

事實上，在一般的新聞生產流程中，社交媒體只是記者獲知突發事件的來源之一，醫院等事件相關機構的線人往往是才一手消息最先流出的地方。但受制於媒體從業者流失、被規訓的體制內人士擔心「輿情影響」等，線人逐漸被剪斷，有留言板或爆料熱線的官媒也緊緊守著「只轉官方消息」的原則，更有消防、公安等機關單位也開始經營自己的社交帳號，以「統一聲音」「權威發佈」。

於是，等待災情層層上報、再由機關單位分發給媒體通稿，有責任心的媒體抓緊通稿出現後的短暫窗口期



生產內容，便成了突發事件默認的時間流程。

一位知情者透露，4月18日中午火災發生後，消防已層層上報。18日下午，醫院附近的商鋪老闆在微信群組裏講起火災，卻遲遲未見媒體報導。最後媒體層面的消息釋出，是通過北京日報發佈通稿。為何輾轉這麼久，或許是內部在統計傷亡數字和進行事件評級，但具體情形無法確證。

# 北京長峰醫院火災後24小時 發生了什麼

4月18日

**12:57** 北京長峰醫院住院部東樓發生火情，  
豐台區消防救援支隊接警，派出30部消防車

據三聯翌日報導，消防車抵達後，救援無法即刻開展，因醫院正門過道較窄，大型消防車輛無法進入

**13:33** 現場明火被撲滅

**15:30** 現場救援工作結束，疏散轉移患者、醫護人員、家屬142人

**17:54** 微博網友發佈排滿消防車與警車的現場照片\*

\*這是端傳媒以「長峰醫院」為關鍵詞能找到的最早微博信息

**18:00** 截至18時，死亡21人

約18時30分，社交媒體中流傳出火災視頻，很快被刪除

**19:00** 據三聯翌日報導，有醫院患者家屬收到護工通知「醫院出事了」

**20:43** 首有媒體報導火災

北京日報發布官方通報火災情況，稱事故正進一步調查

**22:00** 長峰醫院院長吳傲對財新表示，火災規模不大，只是一棟樓局部小火苗，  
並指火災原因或不可避免，拒絕透露近期消防檢查結果

晚 間 北京召開調度會

稱當務之急是全力以赴救治傷員，要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4月19日

11:30 有家屬收到12345電話，讓其前往301醫院，當時仍未能確認患者是否倖存

12:00 北京舉行火災事故發佈會，死亡人數增加至29人；

北京消防總隊副總隊長趙洋通報事故原因：經初步調查，事故系醫院住院部內部改造施工作業過程中產生的火花引燃現場可燃塗料的揮發物所致；

包括北京長峰醫院院長在內的12名人員被刑拘

資料來源：端傳媒綜合整理（更新時間：2023年4月19日17:30）



此外，禁令的陰霾可能也阻礙了記者們突破的時間。

「這兩年大家對這類事件有模糊的禁令感，」在南方省份一地方報紙工作的記者張岩說，禁令潛移默化影響了媒體從業者對突發事件的反應，「8小時的真空或許未必和禁令有關，但大家心裏有禁令，北京（的事）能做嗎？可以去嗎？」

事實上，張岩是在看到通報一小時後、發現輿論發酵，才立刻發信息給編輯部詢問是否要追蹤報導的。

電話那頭先是不獲回應，直到翌日（19日）清晨，上司才鬆口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確的禁令。僅僅幾小時後，張岩又收到「注意尺度」和報導方向的通知，即可以去找核心目擊者、家屬、成功逃生的人、自救的人，但報導不能猜測火災發生原因，不能將重點放在為何火災發生後8小時官方才通報。此外，張岩希望能親赴現場，但上司擔心會被有關部門特別關注，他只得打消了這個念頭。

張岩說，一位北京的記者朋友也有類似的困擾，對方因擔心禁令，以為現場被封鎖線攔住可能無法進入，而錯失了第一時間到現場的機會。第二天醒來覺得有些懊悔。

與此同時，禁令與審查也停留在每一個突破採訪的時刻。比如，有受訪者告訴張岩，自己被救出醫院後手機就被收走了，也有人慌忙逃生落下了手機。張岩猜測，這可能也是8小時信息空白的原因之一。而在成稿中，手機被收走劃入不被允許見光的細節，這些細節還包括如濃煙、跳窗逃生等具體情節。此外，媒體內部通常還有幾種審查方式，如建立敏感詞庫，通過檢查關鍵詞和禁令關聯，某些人物和事件便不去碰。而禁令也有時效性，有時一個月，有時長達數年。

「一個兩千萬（人口）的城市，居然大家都要等到晚上發通報才知道，這簡直就是『奇蹟』。徹底秀了一把管控能力，」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學者閻丘露薇向端傳媒評論道，「而這種手段，應該是疫情中形成和成熟的。」

# 北京長峰醫院火災已致29人死亡

## 遇難者 29人

身份

住院患者 26

患者家屬、護工、護士 各1

性別

男 13

女 16

籍貫

北京 26

河北、湖南、山東 各1

平均年齡71.2歲

年紀最小 40歲



40-49歲 2人

70-79歲 13人

50-59歲 3人

80歲以上 5人

60-69歲 3人

## 傷病員 39人

身份

住院患者 29

患者家屬 5、護工 2、醫護 3

性別

男 17

女 22

傷重程度



危重 3 重傷 18

其餘平穩

註：數據截至2023年4月19日12:00，根據官方通報

資料來源：端傳媒綜合整理



端傳媒  
Initium Media

## 尾聲

火災發生後，長峰醫院患者及受傷當事人被轉移到附近其他醫院，官方在19日發布會更表示，抽調人手為29位遇難者成立專班。這一曾經是地方政府應對礦難家屬的手段，被各地官方拿來放置在重大突發事件的處理上，2022年東航事件也有類似的應對家屬的專班。



張岩說，這次長峰醫院的受訪者似乎比往常更小心翼翼，受訪時三次確認記者身份，「以前找人的時候，他們不會那麼緊張。」

而吳黎則在其中一家轉移醫院的重症室外，看到一些工作人員手捧鮮花緊跟著一位家屬，另一位家屬悄悄對吳黎說，「家屬都要死了，還拿著花來維穩，好不要臉。本來還有其他家屬在的，他們不要這個花，扔出去了，工作人員又撿回來給這個家屬。」

應受訪者要求，均為化名